


另类科幻武侠作品集

紫 薇 变

罗森 著

2812/192

建博
预交2.02元



目 录

紫 薇 变

- | | | |
|-------|---------------|------|
| 第 一 回 | 天下谁人不识君 | (1) |
| 第 二 回 | 帘外春寒赐锦袍 | (9) |
| 第 三 回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14) |
| 第 四 回 | 白草黄榆六十秋 | (20) |
| 第 五 回 | 犹为离人照落花 | (26) |
| 第 六 回 | 惆怅阶前红牡丹 | (32) |
| 第 七 回 | 何方可化身千亿 | (38) |
| 第 八 回 | 三春白雪归青冢 | (44) |
| 第 九 回 | 草色青青送马蹄 | (50) |
| 第 十 回 | 昔年戎虏犯榆关 | (56) |
| 第十一回 | 一败龙城匹马还 | (62) |
| 第十二回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68) |
| 第十三回 | 不识庐山真面目 | (74) |
| 第十四回 | 此曲只应天上有 | (80) |
| 第十五回 | 笑问客从何处来 | (86) |
| 第十六回 | 未到江南先一笑 | (92) |
| 第十七回 | 独怜幽草涧边生 | (98) |

第十八回	一宿行人自可愁	(104)
第十九回	朔云边月满西山	(110)
第二十回	听来咫尺无寻处	(116)
第二十一回	长恨人心不如水	(122)
第二十二回	迟日园林悲昔游	(128)
第二十三回	落花时节又逢君	(134)
第二十四回	留连戏蝶时时舞	(140)
第二十五回	无那金闺万里愁	(146)
第二十六回	千里江陵一日还	(152)
第二十七回	不待天明尽北飞	(158)
第二十八回	美人相并立琼轩	(164)
第二十九回	满川风雨看潮生	(170)
第三十回	曾是惊鸿照影来	(176)
第三十一回	今朝放荡思无崖	(182)
第三十二回	青海长云暗雪山	(188)
第三十三回	始信星河在马前	(194)
第三十四回	一片孤城万仞山	(200)
第三十五回	纵死犹闻侠骨香	(206)
第三十六回	悔教夫婿觅封侯	(212)
第三十七回	皇恩若许归田去	(218)
第三十八回	远游无处不消魂	(224)
第三十九回	走马西来欲到天	(230)
第四十回	初随骠骑战渔阳	(236)
第四十一回	不破楼兰终不还	(242)
第四十二回	笑而不答心自闲	(248)

目 录

- 第四十三回 天长地久有时尽..... (254)
- 第四十四回 前度刘郎今又来..... (260)
- 第四十五回 玉颜不及寒鸦色..... (266)
- 第四十六回 今朝歧路各东西..... (272)
- 第四十七回 一片冰心在玉壶..... (278)
- 第四十八回 中有松柏参天长..... (284)
- 第四十九回 东风不与周郎便..... (290)
- 第五十回 尔曹身与名俱灭..... (296)
- 第五十一回 鸚鵡前头不敢言..... (302)
- 第五十二回 吹尽狂沙始得金..... (308)
- 第五十三回 假作真时真亦假..... (314)
- 第五十四回 白骑少年今日归..... (320)
- 第五十五回 无情有恨何人见..... (326)
- 第五十六回 客散江亭雨未收..... (332)
- 第五十七回 我寄愁心与明月..... (338)
- 第五十八回 一将成功万骨枯..... (344)
- 第五十九回 纵暴略与羌浑同..... (350)
- 第六十回 插遍茱萸少一人..... (356)
- 第六十一回 道是无晴却有情..... (362)
- 第六十二回 两袖龙钟泪不干..... (368)
- 第六十三回 纵使相逢应不识..... (374)

第一回 天下谁人不识君

明晃晃，春色迷人眼；
细看时，却是别样风光、别样情……

西子湖畔，三潭映月，苏堤春晓；毕竟是江南暖春，让人打骨子里惬意。

“到底是余杭！”

“四爷说的极是！”

大街上，一位四十上下富贵打扮的男人信步徜徉。后面，谦恭地跟着个清瘦的小伙子，应和着他的话，

“这余杭，还有姑苏，历来就是江南最雅致，最富庶的地方。现在又赶上春天，自然的与众不同。”

“唔……”

那四爷正兀自点头，一抬眼，望见前边“享闲酒庄”的匾额，便一头撞了进去。见堂内干净明敞，各色人等都有，谈天说地，热闹非凡！再上到二楼，层层的苏绣屏风，更是凭添了几分诗情。四爷一行方挑了个挨窗的位子坐下，小二却已似从地底钻出来似的，笑眯眯地站在了眼前。

“嘿，两位客官，想来点什么？这儿的西湖米酒顶顶有名！还有醋溜鲤鱼、红烧黄鳝——看两位像似北方人吧？——这几道菜千万不能错过……”

“好！”四爷颌首道，“你们店里还有什么好菜，一并上来吧。”

“好嘞——！”眼见来了一笔好买卖，小二毛巾一甩，蹬蹬下。

楼叫菜去了。

“四爷，”小伙子凑过去小声道，“您打算办完事儿就回去么？难得出来一趟，也不多呆几天？”

“唉，世事难料——卜孝啊，你，难道不知道‘红花会’……，”四爷顿了顿，挥挥手道，“总之，咱们尽快回京，以防夜长梦多。”

“……是！”

两人将注意重放进堂内，有一名艺妓怀抱琵琶，曼声吟唱着《夕阳箫鼓》。此女凤眼绛唇，玉手素裙，虽无十分美丽，却也令看厌了北地胭脂的四爷暗赞江南粉黛的秀雅。他正在出神，小二已将琳琅满目的菜端上了桌面：“两位慢用。”卜孝为四爷斟上酒，登时，一股米酒香便纷纷四溢开来。“好酒，”四爷小尝一口，舒心道，“来来来，今几个咱们不分主仆，大家尽情地吃！”卜孝推让了一阵，见拗不过四爷，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主仆两人把酒就曲，尽品春屢，痛快至极。

他们正自尽兴，忽闻楼梯上“咯吱咯吱”响了一大片，但见小二哭丧着脸，又比划，又作揖，领上来一名年轻公子。见他外罩件团福金缕边缎面褂子，手摇折扇，两眼上翻。相貌还算周正，只是倒吊眉毛有点不称。小二似乎说他不动，无可奈何地过来，一脸苦笑地陪礼道：“小的真正该死，这个位子是那边赵大公子的例座，赵大公子脾气大……小的恳请二位挪一下——就坐那个位子吧，酒钱就不要了——赵大公子实在惹不起……”

见他窘相，就连平日里最爱打抱不平的卜孝，也想迁就他一下，免得小二难作人。便在此刻，那赵大公子已大摇大摆地踱了过来。他抬着下巴，用眼角余光扫了四爷二人一眼，鼻中大哼了一声。从他身后闪过一名家丁，相貌甚是凶恶，着手一掌拍在桌上，把杯碟震得跳了老高。见他干瘦的手臂微颤，料想是用力过猛，手心十分火痛。略一顿，那家丁亮开破锣嗓喝道：“你们两个有几斤几两？见了我们赵大公子不避开些也就算了，还像他妈的死鱼一

样，贴着不走？赶快给我滚蛋罢！！”

这边火爆脾气的卜孝早耐不住，扯开与这位仁兄匹配的喉咙斥道：“什么赵大公子？酒庄本就是人人可来的地方，你们他奶奶的凭什么喝三喝四地赶人？——敢问你姓赵的有什么了不起？嘿，叫咱们走，咱偏不走，还怕教你们吃了不成？”

四爷本不想张扬生事，可对方也是实在太过盛气凌人。他从小就被人奉承惯了，何曾受过这样的气，不禁心中甚为恼怒，暗自想到：“也该让卜孝好好教训他们一下。”遂默坐于斯，静观其变。

那家丁被抢得面孔上红一阵，白一阵。赵大公子按捺不住，啪地一合折扇，嗔道：“好啊，你们两个……啊？竟然欺到我头上来啦！哼，告诉你们，家严乃本地巡府，京里王太傅便是我外祖！就连当今圣上也对他老人家礼敬三分……”

“哦，原来是王琰的外孙，怪不得气焰如此嚣张！”四爷不紧不慢地说道，“可惜王师傅如此涵养，却有这般无礼之孙……”

“住口！”赵大公子手指四爷，颤声道，“你，你……竟敢直呼外祖名讳？来人哪！给我好……好好教训教训他！”

此时，店老板也已来至，眼见事情僵到这步田地，忙上前要劝。“不要动手啊……”五字方吐一半，就被姓赵的后头一个铁塔黑汉操倒。这家伙可真叫是张飞再世。但见他满面黑红，一部浓髯，双眸如虎，炯炯有神。头额两侧的太阳穴高高鼓起，显是个会家子。

这边四爷兀自细细打量着黑汉，那边卜孝一掷筷子，怒声吼道：“你们真正欺人太甚，来来来，我倒要领教领教……”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两名家丁如饿狼般扑身而近，从左从右分攻两头。卜孝见他俩来势，就知不过花拳绣腿，大笑一声，侧身让过左边一拳，就势出爪，扣住其腕，身子依然坐于椅中不动，只脚下一记“拌马索”踢中那小子左踝，又一个大跌法，将他荡出三四米远，“叭”地摔在地上直哼。另一个见同伴受挫，不由大怒，一记飞脚袭来。

卜孝正是会家不忙，出掌挡格，一旋一送，就赏了他个狗吃屎。

见手下如此不中用，赵公子正待发作，忽闻那黑汉喝道：“你这厮，也敢在爷前卖弄？别走，咱来亲近亲近！”那声音亮如洪钟，充耳俱震，四爷共卜孝不禁同时暗叹：好内功！！

这黑汉看似臃肿，可动作轻盈，一忽便已欺身来至。大吼一声，那只酒坛般的巨拳劈面打来。卜孝见他身手如此敏捷，不禁惊讶万分，气为之夺。他知道这一下子劲力十足，自己若再坐着，定要吃亏，忙一跃而起，抽身跳开。黑汉见他一闪而去，赞了声“好”。卜孝再不敢小觑，立刻便摆开了“八道拳”的架式。

说到这“八道拳”，本源自武当“太乙玄拳”，是当年武当弟子韩泯由两仪生四象，四象起八卦，按东、南、西、北、上、下、里、外八道为架所创。后来韩泯自立门户，开湖南“八道门”。卜孝自幼父母双亡，全由八道门掌门方湛原抚养长大，后成四爷手下。卜孝走江湖时，也见识过不少名家名派与黑道上的人物，看对方左手一翻发掌斜削，右肘一摆似攻似守，两腿高提，径踢对方双膝，正是上中下三管齐下！卜孝突然忆起了什么，停手嚷道：“喂，四川青川派掌门‘臭砖头’是你什么人？”

黑汉不禁纳罕地“噢”了一声，缓缓收势，又惊又怒地瞅着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他惊的是，自己才一出手，便被其道出了本门来头；怒的是，这小子竟敢把掌门师公周雅渣叫成“臭砖头”！

“他老人家是咱掌门师公爷，怎样？”

“好呀！”卜孝呵呵笑道，“上回见你家‘砖头’与人才比划几招，就要赖放暗器……哼，什么‘飞瀑落红，天下独绝’，依我看，不过法螺一个！想来你师公尚且了了，尔等更是稀松得紧。看大爷我教你几招……”说着，就踏“外”位起手。习武之人最忌动怒，卜孝知道对方不是泛泛，怕一但失手，四爷就要吃亏。存心无中生有，激他一激。

孰料那黑汉人粗心细，知道师公武德人德皆为上上，决不会如卜孝所说。心道：“你小子想要激我么？嘿嘿，我偏不上当！”他思

量妥了，心绪平稳下来。见对方踏前出招，便施展开本门“飞瀑落红”的武功。这“飞瀑落红”，招如其名，势如飞瀑当空，又若花红散落，纷纷扬扬，飘逸自如，讲究的是巧钝兼行、连攻数路。

他们两人，一刚一柔，纠缠不清。卜孝一招“醉仙倚木”撞敌后心。而黑汉不慌不忙，就势一跃，飞速前纵，避开他凌厉的一式。足尖点地，举肘上打，直冲卜孝下腮荡来。卜孝见他变招如此之快，暗暗心惊。他撤右手，出左掌，一招“女娲补天”，欲将对方手肘向上托开。

哪知黑汉的“飞花空旋”是虚，才至半途，便已回收。侧身一拳，亦占中路。卜孝见对方突然收招，又出重击，自己避无可避，双掌一前一后，推出一招“清客抚琴”。两掌对一拳，全凭真实功夫。两股气劲相撞之下，卜孝只觉对方力道雄浑，掌心一阵大痛。心知自己的内力不及，忙捻个“粘”字诀，卸去大力。黑汉教他这么一吸，险些立足不得，见卜孝已归“西”方，亦兀自收招，蓄势待进。

酒庄里的客人们畏惧赵家势力，早早地避祸走人了。那赵公子也是略通武艺之人，先前见两人不分胜负，不禁手心里捏了把汗。现在自己人显已占了上风，不由心中暗自得意。卜孝把脸涨得通红，心道：“我如今被他挫了锐气，却如何是好？我自己出丑不打紧，四爷面子上可挂不住啊！”他那边进退两难，黑汉却毫不让步，一鼓作气，直攻了上来。卜孝见对方迎面袭来，不觉冒了一身冷汗，叹道：“罢了罢了！今儿个大爷我拼了性命不要，也不能给四爷丢这个人！”主意打定，不禁打起精神，摆开“八面来风”的起式，准备背水一战。

黑汉一招“疯虎下山”，连攻六处。一时间，上下左右，拳风脚影不绝。卜孝方待御敌，忽有一物激射向黑汉。黑汉大惊，以为是暗器，慌忙闪过。那物“嗖”地掠过，稳稳落在身后桌上。众人定睛看时，却是一只酒盅，里边还有半满的米酒在那儿晃荡。黑汉正自纳闷，却听卜孝身旁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那

边，见有一名男子，背对众人而坐。

“好小子！用暗的吗？”

那人放下筷子，朗声笑道：“‘飞瀑落红’果然名不虚传，这位老兄的‘八道拳’也不赖，只可惜内力不纯，毕竟还是略逊一筹……否则的话，那招‘飞花空旋’……嘿嘿……”黑汉与卜孝闻之，尽皆大惊失色。卜孝没料想此人能说破自己门派，而黑汉更惊于他能道出其之招名。

“请阁下指教！”

卜孝虽不知他是何方神圣，但就刚才其出手相助一节来看，多半是友非敌。是已双手一拱，退到一旁。

但见来人缓缓起身，也不回转，只一瞬之间，已晃到黑汉面前。黑汉大骇，正发呆间，那人早劈面一拳攻来。黑汉不暇思量，自然而然地还了一招“玉龙出水”。青年竟又依照先师，跟上一式“老树盘根”，两人一来一往，将方才的阵仗又重演起来。然卜孝的招数，在此人手中，威力已大大增强。卜孝观之，暗暗惭愧。

数十回合下来，黑汉正使到“飞花空旋”。卜孝看在眼里，心道：“那一肘是虚。此人若真的深谙本门武功，当用‘雨燕抄水’避开！”哪知那人明知是虚，仍依从前承了一式“女娲补天”！

卜孝大奇，思忖道：“难不成他要与之比拼内力？”

来人眼见拳已当胸，不撤左掌，却是足打下盘，翻起右手相格。敛气凝神间，轻轻望后一带。黑汉只觉一股大力，将双手缚住，猛地前拉而去。脚步踉跄中，早为对方点中腋下“神门穴”，登时遍体一麻，手足无力，“乒”地一声，倒在尘埃。

“周老前辈有你这样是非颠倒，为虎作伥的徒孙，真可惜了一世英名！”那人正色道。

“好俊的功夫！没想到，兄台的‘沾衣十八跌’竟使得这么出神入化！在下佩服之至！！”

那人微笑不语，侧过来，直勾勾地盯着赵公子。四爷他们这才

真正看清他的形貌——二十来岁的年纪，剑眉大眼，仪表非凡。身上一件布袍，和着过堂春风轻轻摇曳，说不尽的俊美潇洒。

四爷在席上兀自叫好，这边巡府公子早耐不住，一戟指道：“哪来的臭小子，敢管本公子的闲事？打伤了我的手下，就别妄想走得了！”

“哦？！”

青年向他们几个一扫，又把目光放回到姓赵的身上：“就凭你？！哼哼，狗仗人势！”

“你，你……”，那赵公子被他一句话抢得哑口无言，思量今天黑汉尚且落败，再耗下去，自己必定吃亏，遂咬咬牙道，“好，大爷我就暂不与你计较。报上个万儿，爷下次再登门领教……”

“欢迎之至……区区姓陈，海宁陈阁老府三公子便是……”

金四爷闻之，不禁心头一震，抬眼上下打量起这位陈三公子来。那赵公子暗暗叫苦，知道陈阁老乃三朝重臣。如今他虽已故世，可陈氏一门仍颇受圣上青眼。与如此豪门结怨，实在讨不来好。虽见此人衣着朴实，不似富家。但就算是假，自己又能怎样？遂丢了句“叨扰”，带了手下怏怏而去。

店老板怔怔地瞅这一群虎狼离开，不由担心起以后他们会否还会来生事。四爷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笑道：“老板你放心罢。有陈公子在，还怕什么？”又摸出一锭银子与他，“这些银子权当吓走你们客人的补偿吧。”店老板掂着沉甸甸的银子，不知该作何反应。愣了良久，也只得道声谢，与小二下了楼去。

陈公子别转脸，发觉这位四爷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颇有些尴尬。偷眼观那金四爷，见他面白唇红，河目海口，龙章凤质，相貌堂堂。那两道剑眉，一撇短髭，令其在温润尔雅的外表下，更隐隐透出威严之象。

四爷回过神来，突然说道：“敢问陈公子令堂娘家可是姓徐？”

那陈公子闻之，心中不禁诧异——世上哪有初次见面，却问别

人母亲姓氏的？那四爷亦觉失言，连声道歉。可陈公子眼圈一红，低头轻道：“先妣娘家，确是姓徐。可怜她月前已逝……”他话没说完，险些就要落下泪来。

四爷见他伤心，正欲安慰。这陈三公子略定了定神来，道：“……小弟自幼从一回疆名宿习武，饱览天下名家名派的绝学，故也粗通‘八道拳’……刚才是看不过那姓赵的，才失礼现丑，望两位勿要见笑……哎，听到母亲重病之讯，我飞速赶来，却未见上最后一面……我，我实在不孝……”说到这儿，终于控制不住，用袖子暗暗拭泪。

四爷听了，心里发闷，眼前竟也模糊起来。

他正自沉吟，忽听那陈公子道：“听四爷与这位的口音，似是京城人士。不知至此有何贵干。若能不吝前至寒舍，小弟却欲一尽地主之谊。”

“噢，咱们确是来自京城。到这江南水乡，不过游山玩水而已。陈公子盛情，在下领受，不日定来拜访。”

第二回 帘外春寒赐锦袍

这陈公子，正是海宁望族陈家陈元龙的么子，名叫陈家洛。

陈元龙一生为官清廉，曾多次替海宁父老请命，甚至不惜顶撞皇帝。就连天性凉薄的雍正皇帝，也因其拳拳爱民心而不以之为忤。陈老儿三年前便已溘逝，享年七十二岁。

这陈老儿有子女三人：大女儿嫁到常熟蒋阁老家为媳；次子家洪在苏州经商；止这小儿子家洛是他老来得子，所以倍加疼爱。家洛虽也知父母心意，可却始终不明白，为何父母在他八岁时，要把他送至荒远之处学武，以至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见上。不过，在西域这十几年，家洛吃了不少苦，也大受锻炼，思量比那些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成为像赵公子那样的纨绔子弟的人，要好得多。

此时已是深夜，陈家洛独个儿坐在祖居“遂初园”的追风亭中酣饮。天上月光皎洁，亭子四周种的花木在月光下显得素白，有如木刻石雕一般。

寒食频桃花丛丛，今昔披月意朦胧；

但念拳盅忆故人，黯然逝去已无踪。

吟罢，想起两日前“享闲酒庄”的情形，更是悲从中来。他将下人早早遣走，此刻独酌独饮，只觉天大地大，春暖月寒。“爹爹，阿妈，你们为何撇下三倍孤苦一人？……呜……”陈家洛两行碎心之泪喷涌而出，不由伏桌大恸。

他正在伤心，突见园外一个人影忽闪而过，惊骇之下，暂收悲怯。凝气运功，施展开“野马追风”的轻功，赶了上去。那人兀自在前头疾驰，穿过“听雨斋”，绕过后园的荷花池，到了“闲清居”附近

却失了踪影。家洛在回疆随师父攀雪山、采雪莲，练就了一身上乘轻功。可哪知对方却要更胜其一筹。

一时猜不出那人来头，陈家洛有满腹狐疑在肚里翻腾，信步踱走间，渐渐陷入了沉思。忽然乒地一声，撞在一株树上。家洛抚着痛极了的额头，抬眼一看，旋又泪如雨下。你道为何？原来他误走误撞，竟来到了陈家祖坟“不周麓”。古有不周山直达天庭，此地名为“不周”，也是希望亡者可早升仙界，超脱苦海。

家洛还在发怔，却隐约中听见门后传来啜泣之声。他惊讶万分间，也不开锁辟户，却径直纵身跃上了墙头。陈家洛借着月光望去，乍见第十六排爹爹、阿妈坟前，竟尔有一黑衣人在那跪拜！看他后背起伏不定，想来哭声正是来于此人。家洛弄不懂：“若道此人是要拜祭我的父母，怎么不正大光明地前来，却又要如此偷偷摸摸？”

陈公子狐疑不已，那黑衣人已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问道：“公子可是陈老的三子——家洛？”

陈家洛先是一怔，旋又想到：“看来他不像坏人啊……”听此人声音苍老，便纵下高墙，拱手而道：“正是晚辈……不知老先生可是先父旧人？为何深夜到访，却……”那人并没作声，呆了半晌，回转头眼望家洛。在月光的映照下，陈家洛见他两眼泛光，知道满是泪花，不由鼻子为之一酸。

那人一瞥之下，又缓缓转过脸去，款款地盯着坟头，颤声叹道：“……是……令尊生前与我交情甚好，令堂对我更是有莫大恩情……”家洛正想再问，那人忽尔跪下，重重叩了三个头，随即一个“星丸跳跃”，纵上院墙。抬头望了望当空皓月，长叹口气，道了声“珍重”，遁入了无垠的黑夜之中。

家洛痴痴呆看着双坟，良久，突然大叫一声，急奔过去，哭倒在墓前。他在泪眼朦胧之中，忽觉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发亮。拾起一看，却是一块碧绿镂雕玉佩。不但精致，而且触手生温——竟是块

稀世温玉！料想是那黑衣人之物。在月下依稀可辨的，是玉体中一个篆书的“临”字。

过了午时正交未时之际，暂住在海宁“悦来客栈”的金四爷忽一招手，起身对卜孝道：“咱们尽早回去吧……我想过了，待会儿咱们去陈府小坐一下后，就赶去扬州，乘船上京。”

“坐船？”

“嗯！听说大运河上的船十分稳健快捷，两岸景色又美，咱们也正好去领略一番。”

“这太妙了！”

小半个时辰后，一行二人已来到海宁城西北的遂初园。陈家不愧是海宁豪门，气派非凡，只是陈元龙归天后，毕竟有些冷清，不复昔日的繁华。四爷正欲叩门，却见大门猛然一开，从里头走出一名老仆。他眯着眼瞅了那两人半天，忽道：“方才三少爷传唤老奴，说外面来了贵客。我还不信哪……哦……两位请！”说着，侧立在一边，让两人进去。

四爷、卜孝听了他的喃喃细语，不禁大吃一惊。随着老仆七拐八拐地走过九曲长廊，已然来到大堂，见陈三公子正和一名老道人谈笑。家洛抬眼看见四爷二人，大笑道：“张世伯果是异人，真正料事如神！佩服，佩服！”说话间，两人已是离座，与四爷互道寒暄，原来老道人姓张，是陈阁老的旧识。于此清明时节，前来老友坟前祭拜。四爷见道人年老，便坐了下席。卜孝见四爷尚且坐下首，自己只好侍立一旁。冷眼观那老道鹤发童颜，长髯当胸，确是一派仙风道骨，隐隐有出尘之姿，由不得暗暗称奇。

“四爷光临寒舍，是来辞行的吗？”

陈家洛此言一出，更令金四爷震动不小。他与卜孝对望一眼，颌首道：“在下事已办妥，要去上海坐船回京。取道贵府，特来告别……想来这也都由……张道长料到了吧？！”

那张道长捻须长笑，柔声道：“贫道方才听三公子提起了几天

前的事。两位不畏权势，正气凛然，实在令老道敬佩……”

四爷微笑地摆摆手，道：“那也是陈公子出手相助，才没让咱俩丢丑啊！”家洛听了，微微一笑，倒令站在一旁的卜孝羞红了脸。两只手不住地搓揉着衣角，暗叫惭愧。

张道长倚椅侧身道：“贫道得终南山一仙家点化，学得文王六十四卦，颇有些先知之能。我看四爷您相貌清奇，气度雍华，全不似世俗之人——敢问贫道能否一闻先生八字？”四爷一怔之下，细细报来，却是“辛卯庚午丁巳丙辰”。那老道面带笑容，掐指算来，半晌，忽然脸色煞白，两唇微战，盯着四爷，上上下下地看个不停。四爷见他一脸惶恐，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仿佛放出毫光，直射自己，冷不防打了个寒战。

两人静了饭顷，倒还是那道长先开口：“四爷真是人中之龙，大富大贵！”

四爷听他这么一说，只愣了愣，陪笑道：“不敢……晚辈在京确有一大笔产业，也结识不少官场上的朋友。说温饱尚可，说大富大贵就太抬举在下了！”说着，两人各自会意一笑。

陈家洛被他俩的哑谜弄得云里雾里，刚想发问，忽被卜孝看到系于腰间那阙温玉：“噫，三公子的玉佩怎么和四爷那块一模一样？”他说得很小声，可另三人却都已听见。那老道长向家洛把玉要来，与四爷的一比，果然一样的品象，一样的雕工。所不同的是，家洛那块是阙暖玉，温过三春；而四爷那枚却冰若三九，乃是稀世寒玉！双玉借日光都可隐隐看见篆字——一个是“临”字，一个是“宛”字。

四爷亦觉有趣，问：“陈公子这阙美玉是从何而来啊？”

家洛一怔之下，实感那晚哭坟来得蹊跷，不便明说，遂道：“哦，此乃先父一老友所遗……”

四爷闻之，目光闪动道：“在下这枚是从小就带在身边，听家母说是曾祖父所留。”

张道长将双玉于手中把玩良久，感额道：“看样子，两块玉本乃一对，沦落天涯今又相逢，实是缘果。”四爷接过寒玉，审视一番，又递给家洛，浅笑道：“双玉既是一对，分离总是不吉……区区上回在酒庄全蒙陈老弟相助，无以为报；此番惜别，无以为赠——不如就把此玉送与公子，从此双玉成双成对，不必再有相思之苦，岂不美哉？——老弟意下如何？”

“这……”

“哈哈，有趣，有趣！四爷此说极妙！”张道长捻须大笑道。

“可……，此乃四爷家传之宝，恐怕……”

“哎，俗话说‘宝剑赠英雄’，难道愚兄这点薄礼，贤弟还有嫌弃不成？”四爷好似有些生气的样子。

“不不不不……，那，那好吧。小弟便恭敬不如从命了。既然四爷有赠，小弟的礼物，四爷也非笑纳不可——刘老伯，麻烦将那柄折扇拿来——此物亦为祖传之宝，望四爷莫要嫌弃才好。”

不一会儿，那老仆回转，双手奉上一烫金扇盒。打开来，取出一展，却是唐寅真迹“钱塘听潮”。四爷欢喜万分，让卜孝好好收起。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四爷观天色已然不早，便要起身告辞。家洛见挽留不住，共张道长同送四爷出得海宁城外。待他上了马车，扬尘而去，方与张老道一并回府。